

将引领一生的西方智慧大作

#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AIYUSHENGDEKUNAO

叔本华 著 刘越峰 译



#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叔本华 著 刘越峰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目 录

导读 .....	1
----------	---

## 第一篇 先知生

1 生亦何欢 .....	11
2 生存原是镜花水月 .....	24
3 人生三步曲 .....	30
4 人生的无常面 .....	39

## 第二篇 再知死

1 死亦何惧 .....	47
2 仅仅自杀是不够的 .....	69
3 灭欲与解脱之道 .....	74
4 殊途而同归的出世观 .....	81

## 第三篇 有爱有恨

1 幸福的爱情，不幸的婚姻 .....	89
---------------------	----

2	爱情不过是族类的手段 .....	96
3	断袖之癖不是恶习 .....	101
4	论性欲和生殖意志 .....	110
5	女人从来就不伟大 .....	116

#### 第四篇 且喜且悲

1	切莫追求快乐 .....	131
2	论独得之乐 .....	140
3	反身自求的幸福 .....	154
4	内在充实的生活 .....	159
5	不假外求的快乐 .....	169
6	他人于我如浮云 .....	174
7	不惜一死的荣誉 .....	181
8	胞兄胞弟：名声与荣誉 .....	193
9	道德与人类的邪恶 .....	203
10	众生万相 .....	212

#### 第五篇 习然后察

1	唯一正确的教育方法 .....	221
2	学而不思则惘 .....	230
3	三六九等论作者 .....	237
4	人情事变与知人论世 .....	245

# 导 读

所谓人生，不过是摇摆于痛苦与无聊之间的一座钟摆，或者因欲望的不能满足而痛苦，或者因满足后的空虚而无聊。人的一生，仅此而已。其唯一的救赎，是任谁也不能逃避的死亡，永恒的黑暗。

这一句话，几乎可以概述叔本华哲学的全部内容。在世界哲学史上，叔本华属于极为特殊的哲学家之列，他们的思想，简明到可以用短短的一篇序言加以概述。这些哲学家的一生，异常执着，极少变化，往往只是反复吟唱同一个主题。正如叔本华自身所作的比喻，他的作品不论从哪个部分切入，最后都可以通达同一个中心。不过，大部分主题单一的哲学家，其作品难免单调乏味，不忍卒读。但叔本华的胜场在于，他既做到了主题的明快单一，又做到了行文的引人入胜。这种成功，可能既应归功于其切近大众的论述主题，也应归功于其不同凡俗的写作风格。换句话说，叔本华讨论的是世俗大众日用而不知的人生主题，道出了凡夫俗子隐隐有感却又说不出来的人世体验。而在这样做时，叔本华还具备从不同体裁视角，花样繁多地切入同一主题，引人入胜的高超写作能力。

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和叔本华略作一简要对比，则更容



▲叔本华的出生地：德国汉堡



▲少年叔本华

易突显这一点。黑格尔的哲学大厦，晦涩而繁杂，就算用一整部书来加以解读，仍会让人有挂一漏万之慨；但是，一般人对黑格尔著作的阅读体验，却相当糟糕，就连那些圈内人士，一旦进入黑格尔的著作之中，往往也觉云山雾罩，摸不到头绪。这与其理论框架的恢宏适成对应。而叔本华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正如本文所说，要概述叔本华的主题，一句话足够了。但主题的单调与精练，却丝毫不影响叔本华作品的魅力，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为自己而不是为生计而阅读哲学的读者，都能在叔本华的著作中找到共鸣与归宿，恨不能马上读完他的所有著作，即便明知他的主题只有一个，也依然忘我地加以阅读，其痴迷程度令人震惊。因此可以说，叔本华属于那些墙内开花墙外香，先在哲学圈外被接受承认，随后才被学术界所认可的典型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的声名，不取决于某一个专家学者的评定，而取决于普通读者对他们的好恶。即便学术界拒绝其声誉，这些哲学家仍然可以依靠其自身广大的普通读者群，使其作品数百年数千年地流传下去。这种优势与胜处，是那些纯粹学院内的哲学家所不可比拟的。

## 迟到的名声与迟到的影响

叔本华 28 岁就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此后终身信守不渝，可惜他的作品与才华并没有获得当世人的赏识与认可。因此除开几次短暂的外出旅行外，他几乎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当其在垂暮之年，怀着彻底绝望心情修订完他的随笔集，说了这样一句：“我将从此封笔，剩下的只有静观其变。”没想到一语成谶，名声终于姗姗来迟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为其赢得声名的，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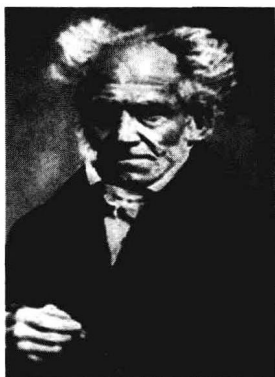
不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而是其不太看重的随笔散文——《附录与补遗》（即便从标题我们亦可以看出，叔本华并未对此书太过重视）。这似乎完全印证了叔本华自己的说法，名声的得来，往往更加取决于运气，而不是能力。两年后，叔本华在平静中与世长辞。

而此时，叔本华真正的影响力，才刚刚开始。尼采自称其为叔本华的弟子，一生受叔氏阴影笼罩，欲罢不能，其激情所作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对叔氏分析之深刻，评价之透彻，堪称研究叔氏的范本，可惜叔本华不及见了；著作等身，自比荷马的托尔斯泰，在阅读了叔本华之后，思想发生了完全的转向，从此醉心生死大业，念兹在兹，写下了《伊凡·伊里奇之死》这样反省生死的名篇，可惜叔本华不及见了；被剑桥人戏称为“上帝”的天才哲学家唯特根斯坦，狂傲不羁，却唯独对《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推崇不已，可惜叔本华不及见了；阿根廷的文学之神，堪称为作家而写作的作家博尔赫斯，在其与生活难分难解的梦中，也经常与叔本华推心置腹，彻夜长谈，可惜叔本华不及见了。类似的情形还有许多，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英国哲学家罗素，虽然对叔本华略有微词，但其对叔氏的评价，尚属公允。罗素认为，叔本华不仅以其悲观主义，为十八世纪的盲目乐观主义，打了一支退烧针；更以其著名的意志论，对乐观主义的理论基础——理性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对此，罗素说道，“随着意志的地位上升多少，知识的地位就下降多少。我认为，这是在我们这时代哲学气质所起的最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卢梭和康德做下了准备，不过却是叔本华首先以纯粹的形式宣布的。”正是有赖



▲老年叔本华



▲ 流传最广的叔本华  
胸像

于叔本华的这种挑战，随后的“意志主义”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奇葩，并长期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两者构成了一组奇特的二重奏，相互发挥着纠偏补弊的功效。

## 表里不一的哲学家

叔本华为人诟病的最大缺点是表里不一，有论者讽刺他是坐在华丽的沙发上，一面享受着美酒佳肴，一面拥抱着歌妓舞女，却一面高唱禁欲，一面歌颂死亡的虚伪哲学家。如果我们不特意为贤者讳，就会发现，这确是叔本华的一个特点，叔氏的言行，时常表里不一，有所错位。我们这里亦简单记述了叔本华的几个事件，至于是好是坏，是褒是贬，就只有留待读者自己去品评定夺了。

1831年，欧洲那场著名的霍乱终于蔓延到了柏林，时居柏林大学的两位哲学家，眼见形势不妙，先后仓皇出逃。一位是时为柏林大学校长，号称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黑格尔；另一位是默默无闻，无薪编外讲师叔本华。不过，可能是由于身居校长的高位，事务太过繁忙，没过多久，黑格尔只好又回到柏林，无奈天妒英才，大哲学家不幸染上了霍乱，没过几天，便不治身亡，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号称业已达到顶峰的思想人物，就这么陨落了。而相反，叔本华则马不停蹄，一路西行，在火速地比较了曼海姆和法兰克福的餐饭质量和医疗条件之后，叔本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法兰克福，作为其栖身之所，终身客居此地，直至驾鹤西归。霍乱的阴影，使其从此不再涉足柏林。因此与黑格尔相反，他不但保住了性命，还等来了渴望已久的名声。不过，叔氏既为死亡哲学家，迫于霍乱的压力，竟然不顾风度，如此仓皇一路狂奔，实在有些不成风



范，难免被人指责表里不一。不过，叔氏亦可以这样自嘲，我所逃避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只是非自然死亡所必定带来的痛苦。至于自然无痛苦的死亡，我随时束手以待。

话说叔本华此次柏林之行，初衷是要挑战黑格尔的哲学地位。他曾一再表示，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被一些只会玩弄字词的诡辩者把持着，这些人除了哗啦哗啦的字词之外，一无所能，充其量只是些毫无思想，全无才能的江湖骗子。因此，历史有意选择他叔本华出来，昭示天下，拨乱反正。虽然只是柏林大学的无薪编外讲师，但叔本华自视甚高，硬是不把当时已经如日中天的黑格尔放在眼里，故意选择与他同一时间开课，力求一较高下。只可惜当时的大部分学生，眼光并没有叔本华所预计得那样长远，居然看不到三十年后，他叔本华必将名噪全欧；辨别力也没有他所认为得那么明察秋毫，完全看不出来他的哲学与即将来临的世界历史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果愣是不分好坏，不辨是非，知错不改地选了黑格尔的课程，而冷落了我们这位无薪编外讲师。据知情人透露，当时黑格尔的课堂经常是爆满，连门口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信众；可惜叔本华的课堂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学生，并且对他的讲授还很不以为然。此时叔本华进退两难。

恰好此时，欧洲那场霍乱光顾了柏林，临走的时候，顺便一同带走了我们的伟大哲人——黑格尔。这对叔本华来说，真可谓是意外之喜。无比恶毒的人身攻击虽然未能奏效，却无意中引发了一场霍乱，使其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对手。只可惜，黑格尔虽然死了，他的幽灵却仍在柏林上空徘徊，过了一段时间，还居然发生了“附体”这样的灵异事件。正当叔本华享受着法兰克福的可口饭菜，望眼欲穿地巴望着柏林的哲学教授们登门造访，相邀他到柏林主



▲叔本华雕像

持哲学大局，开创全新哲学基业之时，却万万没有想到，黑格尔的阴魂依旧不散，不断附体，生生搞出了黑格尔左派和右派，柏林的所有哲学教授，不管老的还是少的，几乎无一例外，全都加入了这场附体事件之中，闹得是不可开交。

既然黑格尔已死，出山仍然无望，叔本华终于明白，他之所以得不到重视，得不到承认，不仅是因为黑格尔这个“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抢了本该属于他的名头；更是由于这些所谓的哲学教授对他一致的嫉妒。这些万恶的学者明明知道他哲学的份量与价值，知道他的著作将会光耀千古，流传万年，却从来有意不读他的著作，更故意不提他的名字。难道这还不是嫉妒？这些哲学教授，私下里肯定专门为此开会讨论过，结果得出结论，如果给予叔本华的哲学以承认，到时叔本华就会出来讲学，场面空前，万人空巷。那么柏林的所有哲学教授都有丢掉饭碗之虞。所以，为了保住大家的口粮，全柏林哲学工会在万般无奈之下，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封杀叔本华”。而具体的封杀措施在于，不论是哪个哲学教授，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既不能提到叔本华这个名字，也不能提到他的哲学。

这样的结局，让我们的哲学家深感无奈，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天才天生就斗不过庸人？天才在忖度别人的时候，只能依据自身的先验知识，但是由于天才与俗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这种忖度往往会发生一定的偏差。比如，当天才的叔本华断定柏林的哲学教授在封杀他时，那些平庸的哲学教授却反而摆出一副受了天大冤屈的神情，居然欲盖弥彰地反问道：敢问叔本华氏，何许人也？这就是天才和庸人的差距，根本没有办法沟通。这些哲学教授在评价我们的天才时，依据的是其后天经验知识。也就是

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叔本华，更不曾拜读过他的大作，所以他们从来都不会提到他。他们居然觉得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唉，可悲的庸人啊！相反，当天才们评定事物时，依靠的是自身先天的知识，即当我们的天才叔本华断定自身注定要与众不同，不同凡响后，如果现实经验事与愿违，那肯定是现实方面出了问题，而不能归咎于我们的天才。这个现实，就是柏林的一群哲学教授，他们有两个问题：其一，他们太过平庸，根本认识不到天才叔本华的存在；其二，他们太过卑鄙，明知叔本华是天才，却一心想依靠沉默来封杀他。虽然这两条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不过因为他们是个庸人，又怎么能奢望他们去认识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矛盾？天才如果对庸人太过认真，不宽容些，不忍受些，根本就不能在这世上存活下去，哪怕是多活一天也不行。

没有人承认、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固然可悲，可更可悲的，却是那些一心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对于名声太过郑重其事的人。为名声所累，这些人生时不得快活，死时不能轻松，终身负累而行，甚为可怜可叹。因此，虽然为柏林的哲学教授所封杀，蒙受天大的不公，但由于能够无视名声的作用，我们的天才叔本华仍然能够孤身一人，在法兰克福继续他的思想旅途。他说，名声所以不重要，在于它是操纵在别人手里，而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这些操纵者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呢？且不论大部分人在其大部分时候根本就不曾把我们放在心上，因而其所做出的言论，不论是对我们的夸奖，还是对我们的批评，不是出于奉承，便是无心随口而为，根本不值得我们耗费精神，太过关注；此外，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一些智力平庸，感情贫乏之辈，即便他们真心愿意对我们做出认真的评判，也不过

只能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我们依旧不必在意。倒是这些所谓评判者自身，首先必须被加以评判，以便确认他们是否具备作为评判者的资格。很可惜的是，真正具备才智，能够对别人做出评判的人，百年甚至千年也难得一见。因此，叔本华反复教导说，相比于我们的内在所有，名声是最不值得我们为其耗费精力的东西。那些为名声所累之人，不是愚蠢，便是白痴。但是，这并不代表不能有例外。比如如果有人出名之后，不惜花钱请人，去各地收集对他的评论文章，不论好坏，一概都要挑灯细读，这样的情况，就是个例外，我们必须加以宽容。因为这时他已经是朝不保夕的老人，再过两年就要入土为安了。作为老人，他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其次，这时的他早已封笔，不论或好或坏的评论，都不会对其著作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再次，这样的名声，实在是他早就应该得到的，虽然评价他的仍然是些俗不可耐之人。不过正所谓愚者千虑，终有一得。这些俗人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全都昏聩不堪，唯独这一次，他们却鬼使神差般地做对了一件大事，即承认了他叔本华的天才。

至于叔本华与女人之间，包括与其母亲、情人、裁缝妇等的恩怨情仇，由于已为好事者过多渲染，个中精粗混杂，真伪难辨，这里就不再予以赘述。总之，凡人皆有缺点，那种只有光辉没有阴影的历史人物，只能是出于有目的的塑造，非但不能引起人的崇敬，反而容易招致人的烦感。相反，那些既有其显著优点，同时亦有其显著缺点的人物，却益见其可爱。当然，叔本华究竟能否博得读者的芳心，抑或只是引来读者的厌恶，这一切，都要等读者读罢此书，见过叔氏的真容之后，才能自行得出结论。

——译者

第一篇

先知生



▲ 沉思中的叔本华



## 1 生亦何欢

所谓人生，不过是摇摆于痛苦与无聊之间的一座钟摆，或者因欲望的不能满足而痛苦，或者因满足后的空虚而无聊。人的一辈子，仅此而已。其唯一的救赎，是任谁也不能逃避的死亡，永恒的黑暗。

欲望的折磨诚然使人痛不欲生，却又一时不可或缺。人如果脱离他生活中的欲念、苦役、灾祸、烦恼以及趾高气扬之态，此时，即便他不会马上发疯，也会因无聊的困扰而自杀。这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旦抽去空气压力后会立即爆炸一样。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烦恼、忧伤、欲念，犹如船只需要压舱物以保证正确的方向一样。

不同的欲望有小大之分，难易之别，有些容易满足，有些殊无实现。但它们之间并无实质区别。每当我们产生一个新的欲望，等待欲望的满足的过程，内心历尽千辛万苦，那确实是痛苦的煎熬，这谁都知道。不过，或许是人命中注定要受此折磨和劫难。因为假使每一欲望的满足都太过简单太过容易，或者说在其产生之时就得到满足。那



▲在叔本华看来，所谓人生，不过是摇摆于痛苦与无聊之间的一座钟摆，或者因欲望的不能满足而痛苦，或者因满足后的空虚而无聊。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足见生死事大，须竭力堪破。参透生死，知所从来，然后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千秋功业自此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亦曾有言，“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向死而生”，在死亡面前学习生活的意义，然后方能了无遗憾，慨然弃世。不过，对生死言之最切者，还是非叔本华莫属。叔氏究竟如何看待生死，是诗人泰戈尔般欲求“生如夏花般绚烂”，极尽斑斓？是道家的“与天地同寿同光同辉”，寿与天齐？还是儒家的“死生有命”，非人力可强为？这三家对生之看法，虽不尽相同，可均怜惜生之可贵，不是力求生得伟大，便是向往常有此生，总体可说是乐观主义。

常言叔本华为悲观主义者，此言不虚，观其对生的看法，与上述三家迥异，而与佛家略似。叔氏认为，生命无非是“痛苦与无聊之间的一座钟

么，由此腾出的大把时间，人们又该怎样打发和充实？在一个安乐园里，万事万物和谐一致，人们邂逅相逢就能没有任何麻烦地和睦相处。可是，正是在这个地方，有人一定会无聊得急于自杀，有人还会挑起事端。因此，即便自然没有痛苦，人类也会为自己造出痛苦，不然就无法生存下去。

举凡人生，都只是为生存而奋力拼搏。而且，多数人都深知这场斗争失败的格局，他们直面这场斗争，是因为不为贪生苟活。可那无可避免的死神，总是藏在后台；不过，它随时都可能在前台亮相。生命，就是充满惊涛骇浪的海洋。尽管人可以竭尽全力、乘风破浪地勇闯暗礁险滩，但他之所向，不过是一步步地离那个使他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终局更近。他之所向，即是死亡。他所奔赴的目标，实际上比他所克服的任何艰难险阻都要凶险。

一方面，痛苦和烦恼在人生中是极为容易膨胀起来的，以至于人们毕其一生所逃避的死神，竟成为人们自愿奔赴的鸱的。另一方面，痛苦和贫乏一旦给人类以喘息之机，人类立即就会产生空虚和无聊，届时，人们又需要消遣。一切生灵之所以终日疲劳不知所终，原不过是为了生存而四处追逐；一旦其生存安顿下来，他又不知怎样去生存了。此时，他就产生了第二种冲动——消磨时间，以摆脱生存的负担，以逃避那空虚和无聊的难熬之苦。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消除了所有生存重负而饱食终日、乐天知命的人，却开始把自身当作负担了。以前，他们竭尽全力在生命中争分夺秒以图延长寿命；而现在，他们却以消磨时光为己任。然而空虚无聊，其害匪浅；最终，人们会流露出绝望的表情。这就说明，人这种在根本上并不互助互爱的生物为什么居然会喜爱社交之根源所在。精神上的空虚无聊是



上流社会之通病；而市井小民，除了精神空虚无聊外，便是物质的贫乏了。

于是，究其根本，举凡人生，皆消耗殆尽于欲望和达到欲望这两者之间。欲念在根本上即是痛苦。欲念达到旋即成为一种饱和。目标是瞬息即逝的。占有一件东西便使这件东西的刺激消逝。于是，不是欲念、需求以新的形态又重新燃起，就是寂寞、空虚、无聊这些东西迎头袭来。同这些精神上的空虚无聊的搏杀所经历痛苦，不小于同物质贫乏不足时所经历痛苦。所谓幸福的人生历程，即是让欲望和满足彼此消长、交替出现的间隔，调整在不太长不太短的时间内，使二者各自产生的痛苦——贫乏和无聊——减小到最低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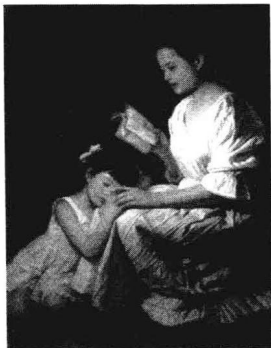
痛苦最初的形式是缺乏、贫困以及为苟活生命而忧心忡忡。人们消除痛苦的种种努力，其结果不外乎是改变了痛苦的形式。假如人们成功地消灭了这种形式的痛苦，那么旋即就会有多种多样的其他形式的痛苦席卷而来。就年龄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变化，有性欲、痴情、嫉妒、情杀、仇恨、恐惧、声名、贪财、病魔等。最后，当痛苦再也找不到其他形式后，它就以使人难受的烦恼和无聊的方式向人们袭来。人们于是又要千方百计地消除空虚和无聊。

人既然存在，他就不得不存在。既然活着，他就不得不活着。不是因欲望的不能实现而痛苦，就是因欲望的满足而无聊，人的一生就这样摆过来又摆过去，直到跨过那道遗忘之桥。就是这样，人生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如果我们不去有意自我蒙蔽，稍稍敞开心眼，就会发现，工作、烦扰、苦役和麻烦，或者更确切来说，痛苦和无聊，便是人终其一生的命运，舍此无他。

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

①：书评均为译者所加。

摆”，一直为欲望所苦，不是得不到的痛苦，就是得到了的厌烦；有追求时的急不可耐，更有满足后的怅然若失。真可谓苦咸辣涩，一应俱全，唯独没有幸福与快乐。有时纵能偶然瞥见，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不得长伴左右。近人张爱玲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言其虽有小疵，不伤大局；小处不佳，总体可欲。而在叔氏看来，生命只好比一庭破败的风景，了无可观之处。倘能早日参破，定能掉头不顾，舍之而去；迷妄者四下探求，满以为美景被藏在了什么地方，其心虽愚昧不堪，可观其徒然忙碌的身影，也着实可悲。<sup>①</sup>



▲爱与生